

如何以「我喜欢上了地府的黑无常」为开头写一个故事？

我喜欢上了黑无常。

而他恨我，所以让我投胎成母猪。

我吭哧吭哧吃猪食的时候，他来索走了我的命。

是真的母猪，养猪的那户人家杀猪放血拿我炖酸菜的时候，我还在边上飘着看呢。

几个壮汉将我五花大绑，一刀扎进脖子里，放了血，拿开水烫了猪毛，大卸八块。

肉被做成红烧肉，骨头被做成清蒸猪排，连血都拿去炖酸菜了。

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他倒是不着急，就陪着在一边看。

看了半晌，人家都散场刷碗了。

他隐在那黑雾里，阴恻恻地说，「怎么样？」，一边说还一边冷笑。

我不解其意，当时并不知道他其实是想让我看看自己死的惨状，好多悲痛欲绝几分。可能因为这一世是头母猪的原因，智商实在是没跟上，我呆愣了半天，竟然问道，「没想到无常你喜欢吃东北杀猪菜啊？」

即便是隐在雾中，我也能感受到他脸色必是不好看，因为那雾气剧烈的翻滚，他伸出的玄铁链，甚至长出冰凌。

它拿链条套上我的脖子，可是我吃的实在是太肥，已经没有什么脖子了，所以那链子几次滑落下去。

「地府这么大个业务公司，就不能给你们配几条防滑的链子吗？」

这大概就叫死猪不怕开水烫吧。

霎时那链条便穿进我的，肥头大耳里。已经是死猪了，感觉不到疼痛，但是却感觉到灵魂仿佛被冻结了一般，直坠入冰封的海底，止不住的颤抖。

「你自找的！」

他似是气极，声音都有些凝实，仿佛他不是鬼差，而是个人。

我看着他隐在雾气后的那张脸，虽神色阴毒冰冷，但仍是少年郎的模样，鬼气森森也掩不住他的清俊。

「真没想到，你们地府的公务员，需要下到这么基的基层，连母猪的命都得你亲自来收。有这么缺人手吗？要不我也考一个吧？」

这一次，许是厌我太过聒噪，他便直接让我失去意识。本来往常这段黄泉路，我还能同他说说话的。

等我有意识的时候，就是他牵着我，走在阴间的小路上。

这一路上，不管是善鬼恶鬼少鬼老鬼连带着阴差无不侧目。

白无常见了他，噗嗤一下笑出声，「行啊兄弟，这宠物养的够独特的，货真价实的老母猪可还行？」

他斜瞪了一眼，牵着我径直走开，地府里因这位美男牵着我这头壮硕的家兽，掀起了小小的骚动。

都知道黑白无常只收恶鬼，那我这头猪，得是犯了多大的罪行，难不成，啃了哪个皇子公主的脚后跟？？？

有人扒开围观的人群，吊儿郎当的凑过来看热闹。

那人披头散发赤脚，一身如火般的鲜红长袍，被他穿的松松垮垮。看似瘦弱纤长，可连我这头猪也能感受到心脏如遭鼓捶的压迫感。

「参见阎王」

众人行礼，给他让开道路。

他还是没个正经的样子，手一挥，让众人散开，左肩的衣袍垂落，露出他大片的赤裸上身，他也毫不在意，随手再拉起来。一身风流，偏偏又不怒自威。

「这都多少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过不了心里那个坎吗？她这些年，也算还的差不多了吧。」

黑无常看了我一眼，原本古井无波的眼里，又露出滔天的恨意。

「不够，她根本不懂。阎王您莫不是想要反悔了？」

阎王哈哈一笑，「我说过的话，从不反悔，随你去便是。」

说完意味深长的看了我一眼，转身背着手离开了。

他把我又丢进畜牲道排队等轮回，然后站在外头看着。

周围呼啦的一下围过来一群苍蝇蚊子猴子马什么的，十分好奇我为什么会得到黑无常的亲自护送。

我扬起我的猪脸，许是还染上些一头猪不该有的红晕在脸上。

「别乱猜，那是我男朋友。」

幸亏大家伙统一的智商都不太高，竟然没有一个出来质疑，反而向我请教怎么才能找到一个这么帅气有型的男朋友。

「因为我又懒又馋又笨又不上进，但是白皙粉嫩可爱还善良，你们主要就是输在，太聪明，懂吗？」

大家伙似懂非懂的看着我，眼神中依旧残存着三分的怀疑。

于是我叹了口气，故作高深的样子。

「算了，把实话告诉你们吧。主要是，黑无常他喜欢吃杀猪菜。」

大家伙顿时齐齐点头，表示心悦诚服，并一致认为，「怪不得，那杀猪菜还说什么了，那玩意，那老香了，那谁不爱吃，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。」

我回头看见黑无常他，气的快把自己结冰了，拂袖而去。

许是那阎王的多嘴，也许是我自己的嘴欠，我猜主要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嘴欠。

所以接下来，地府里的诸位，时不时就能看见黑无常带回来被马踢死然后被炖汤的王八，被抛到岸上渴死然后清蒸的鲈鱼，养殖长大后被烧烤的牛蛙，中暑后被红烧的竹鼠。

「现在你了解什么叫痛苦了吗？」

几世下来，也是渐渐混熟了，我也没那么怕他了，「你是拿我这当厨神争霸赛了吗？这么爱看别人做饭？那你当什么黑无常啊，你为什么不投胎去颠勺？」

我还以为他会暴怒生气，没想到他却说，「你说得对，牲畜道即便叫你历尽苦难你也是生不出那样的情绪的，那便叫你做人，叫你生不如死，冲我跪地忏悔！」

我都死了，还怕他威胁不成，「做人就做人，把你搞到手！」

「你不知廉耻！」

「竹鼠没有廉耻！」

说完拿出我已经是灵体的舌头去舔他，虽然并不会有真实的触感，但我还是被他嫌恶地打翻在地，摔了个鼠仰鼠翻。

二

而这一世，我得偿所愿，终于不是一道菜了，变成了一个姑娘。

从生下来会走路开始，村里人都觉得我长的像个狐狸精。尖尖的上扬妩媚的眼，巴掌大的脸，唇皱起来红的像朵花。

后来，随着我越长越大，就没人再这么说了。

「三叔！！哎我的妈啊！今天种苞米啊！二婶可慢点！那镰刀都要轮出火星子了！」

我在村里疯跑长大，晒得黝黑，家里穷，爹娘生了五个丫头，一个都没送人，都自己养大了，因为我讨村里人喜欢，所以吃百家饭长大，不仅不瘦弱甚至还有点肥胖。

他来索命的时候，我正在地里浇粪种地，吃的不好，连粪都没有营养，还得去别人家借点大粪。

为了赶工程，下了大雨我也没舍得回家，结果在田野上，正好被雷劈中了。

他又来了，还跟以前一样，笼着黑雾，半虚半实的样子。

我也飘了起来，跟他相对着立在雨里，遥相对望。

有记忆以来我托生为猪狗过，为人过，为妖过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几乎什么都忘的差不多了，再见到他时心还是会跳地很快。

可我却只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怨恨，憎恶和冷漠。

这是第一次，他见我以后，脸上露出回忆和刹那的温柔，随后是更深的厌恶。

我们俩飘在那，狂风骤雨，都绕过灵魂。

我看着我的爹娘，和四个骨瘦如柴的姐姐，还有村里的人，围过来我的尸体边上，痛哭流涕。

我也很想哭，但是我流不出泪来。

爹抱着我的尸首，在地上使了几次力，都没能站起来。

我太胖了，爹太瘦了。

爹说，四胖走的好，下辈子投身个富贵人家，不要再受这种苦了，走的早是福气。

我很想告诉他，我不觉得苦，四胖这辈子也过的很有福气。

大家带着我散开，我也觉得该走了。

这时却突然来了一个人，一个如火般妖冶的男子。

「啧，还是来晚了一步。」

他盯着我，又看了看无常，把脸扭的皱巴巴的。

「阎王，您还是后悔了是吗？」

无常冒着森森鬼气，伸出铁链套在我的脖子上。

「我答应你的，便不会反悔。咱们各凭本事，你可以继续投她入轮回，我呢，就偏要救她出这个轮回，咱们一码归一码。」

「您何必呢？当初说冤有头债有主的人是您，如今这横叉一脚的又是您？」

「我也没料到这小子这么记仇，千百年了都不放过她。」

两个人你来我往，针锋相对。

「我说你们这些当官的都这么闲吗？！这么闲的话去把俺们村大粪掏了！老百姓饿得都吃不上饭了，还有空在这哔哔赖赖，脑瓜子里头进苞米了吗！」

那个红衣男子气的过来打我的头，「我可是为了救你，你这个小姑娘怎么一点良心都没有。」

无常在一边，看似面无表情，但似乎很满意有人怼怼阎王，身上散发的那雾气，隐隐翻腾。

「狗屁！反正我怎么也没有好下场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我也照骂！我倒要问问，老子造了什么孽次次轮回都不得善终！」

话音一落，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，阎王一副理亏吃瘪的样子，随后便消失了。

无常牵着我重入轮回路，这一路都很安静。

「无常，我是得罪过你才落得这个下场是吗？」

他没说话，我却知道我猜对了。

重入轮回前的最后一刻，他问我，「那你恨我吗？」

「恨，即便是以前的记忆都不在了，我也知道我对你还是有情的。虽然我都不记得了，但是我大概还欠你一句，对不起。」

三

每一世都是新的开始，往世的记忆会随着死亡时间的推进而一点点清晰起来，直到死的那一刻彻底想起来。

许是上一世死时我说的话，令他产生了些许的慈悲，这一世我生在了富贵人家，家中独女，锦衣玉食，万千宠爱于一身。

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小公子，我们两情相悦，两小无猜，今晚是我们洞房夜。

我盖着红盖头，独自坐在洞房里，他在外面迎客敬酒，我却想起了所有的前尘往事。

我知道，那一刻又快来了。

这一次，阎王来的很早。

「小狐狸，这一世过的怎么样啊？」

临死之人，也不必扯什么礼节，我一把把盖头扯了下去。

「托您的福，过的相当不错了，这不，死于洞房花烛夜呢。」

阎王讪讪一笑，翘着二郎腿坐在我旁边。

我看着他却只觉得心烦气闷，心里还惦记我那未过门的相公该如何面对这一噩耗。

「你能不能坐远点？你这大红色穿的，搞得像今天我们俩结婚似的。」

「你以为我愿意娶你？」

「瞧你那个骚包的样子，咱俩一出门人家以为你是我姐妹呢。」

没想到他却捻起了兰花指，捏着嗓子凑过来，「我装不下去了，我确实是个女的，不信你摸摸我壮硕的胸襟。」

我厌恶地推开他，「滚滚滚」

我心里难受的很，想起过去的几世，从来都没有在临死前好好告别过，既然我回天无力，那便好好地做个道别也算是种别样的圆满了。

可到了门边却推不开，我隔着窗户，看着相公喜气洋洋地挨桌敬酒，面色通红，身形都有些不稳了。

他向来是滴酒不沾，今日是真的高兴。

越看越觉得内心酸涩，我便冲着他喊，想将他喊过来，最后再同我说说话，告诉他我命该如此，莫要挂念，再寻一个好姑娘，把我忘了吧。

我喊到声嘶力竭，那边的酒宴照旧，连门口的丫鬟都好似没听到一般。

「不好，无常他已经锁定了这个时空了。我真没想到，他那么早就锁定你死亡的程序。这次又迟了！」

我跌坐在地上，骂都懒地再骂他。

「小狐狸，真是不好意思。下一世，下一世的，下一世我一定救你出轮回。」

他从桌子上拿了盘烧鸡，在我面前席地而坐。

鸡俗，红色俗，他随意一坐却看着雅致。

对着一个将死之人，还有心情吃烧鸡，好家伙，不亏是阎王，这心理素质，你不当阎王谁当阎王。

「你们做鬼的还能吃东西吗？」

「谁说我是鬼了？谁告诉你阎王就是鬼了？你不能因为我长的帅就觉得我不是人吧。」

「那你是人喽？」

「我倒也不是人。」他闻了闻烧鸡的味道，撕了一条放在嘴里，皱了皱眉又放了回去。

「其实这地府里轮回转生之事，是靠这天地间的规则来掌握的。那规则看不见，摸不着，是无形之物。这规则运转了不知道多少年，见了这世间百态，也不免沾染了一丝人气。而我，就是那丝人气的化身。那规则就是我，我却不是规则，你可明白？」

「甭跟我说废话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受的这些苦，是不是跟你有关系？还有，你为什么管我叫小狐狸？」

他站起来，背着手，在屋里踱来踱去。

「这千百年前，我刚学会人的七情六欲，偏巧地府收一怨魂。那怨魂死之前，差一步渡劫封神，修为极强，却功亏一篑，成了天劫下的亡魂一缕。因此怨气冲天，大闹地府。阴差降不住他，于是只好我亲自送他入轮回。我好奇他为何渡劫失败，于是便查探了他的记忆。原来那人生前，爱上了一只灵狐，灵狐修炼成人，与他朝夕相伴，这一伴便是百年。有了灵兽相助，那人的修为也是如鱼得水，只差一步便可封神。只可惜，那狐狸因一时为情所困，不愿心上人位列仙班去天庭当差，便在那人渡最后一劫时，放妖火去干扰，本想让他渡劫失败，再等十

年再渡，却不料出了差错，叫那人正被最后一道天雷劈死了。」

四

听的我不禁打了个寒颤，那这人岂不是要有滔天的恨意。

「我见他的死法实在是可怜，想起人间常说，冤有头债有主，就这么把他投入轮回里，他带着这身怨气也不会得善终，没准还要祸乱人间。我便告诉他，如果他愿意做个阴差，为地府效力，便可以主宰这狐狸的轮回来报仇，直到他消除怨气为止。你就是那只狐狸，而小黑就是那个人。」

气的我直接上手薅他的头发，「你自己不就是规则本则？！！你真好意思给他开出这种不要脸的条件！！你以为你是老几！！！党和人民永远唾弃你！！」

他没办法，只好伸手使了个法，把我定住。

「你听我说完嘛！我以为他折磨你个几世也就够了，他能消除戾气，还能为地府出力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，谁知道他折磨你千百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。可我许过的诺，是不可以更改的。所以我为了救你，这不是亲自来了吗。不然再这么没完没了的，上头也会怪罪我扰乱秩序，没准我这丝人气，就不复存在了。」

「你活该！！！！」

「我当时也是刚摸索到人间的情感，我这次来，也是想学学这爱情，和仇恨。能让你历尽折磨还痴心一片，他消磨千年还是难以释怀，人可真有意思。」

话音刚落，黑无常便现身了，一样的雾，空气里一样的凉。

他盯着我的红嫁衣，神色复杂，又看了一眼窗外，颇有玩味。

我第一次冲他跪下来，声泪俱下地求他，「能不能明天再带我走，我跟我相公相识十几年，从未分开过一日。今日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能不能，过了今晚，再把我带走，我求求你。」

「你做梦！！」

他将手抬起来，做出握东西的样子，凌空握住了烛台，抛在床上，丝绸的被面，瞬间被点燃。

「阎王！！你能不能想想办法！让我熬过今晚，我明天一早就死，凌晨死也行！是悬梁还是割腕，是喝药还是撞墙我都心甘情愿！求你让我再陪他一晚，无常我求你！」

「小狐狸，我试试，但是未必能成功，死亡这个程序一旦启动，即便是我也无法扭转。」

我扑倒门前，看着我相公惊慌失措的朝这边跑来，跌跌撞撞，满脸惊恐，嘴里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却听不到他发出的声音。

大家拿着各式各样的器具装上水朝房子上泼，火势却丝毫没有减小。

无常站到我的旁边，将头贴过来，跟我一起朝窗外看，「这回，你感受到痛苦了吗？」

「我愿意魂飞魄散，永生永世再不入轮回，能不能请你，再给我一柱香的时候，哪怕只有一柱香。让我跟他喝一杯交杯酒，把仪式做完，算是我这辈子欠他的。」

他掐住我的脖子，将我甩到一边，「你做梦，我绝不会让你嫁给他，即便是阎王在这，你也休想！想魂飞魄散？更是痴心妄想！你一生一世，生生世世也逃不开我！」

我看着他，第一次问自己，我到底爱他什么？

那百年的相伴，到底有多美好，那时的他，到底是一个多么好的人，能让我即便是现在，也对他残存眷恋。

我跌坐在那，看看他，又看了看我相公，又哭又笑。

「是我欠你的，只要你能消除戾气，我这条命随你的心意。可我相公并不欠你的，他何该受这样的劫难？」

「你相公？你喊的倒是甜，你们还没入洞房，你就管他叫相公？」

那黑雾蔓延开，如沸水般剧烈的翻滚起来，整间屋子，外头燃着大火，里头却如坠冰窟。黑雾所到之处，都结上了霜。

「小狐狸！我破开一丝缝隙！你有话快对你相公讲！」

我起身扑到门前，无常想要过来拦我，却被阎王挡下。

「相公！！」

他听到我喊他，抱着水桶冲进火海，「娘子！！你还好吗！！你在哪里！」

「我这一世能碰到你，是我的运气。以后我不能陪着你了，这是我的命数，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，多子多福，福寿绵长，再找一个好姑娘。」

随即我的脖子上一凉，便看见我的身体软绵绵地倒下去，整间屋子轰然倒塌，相公被人拖出去，而我的尸体就掩埋在废墟中。

我看见他哭的上气不接下气，还想爬回火堆去救我，「可我只想要你啊娘子！」

我想飘到他身边，再最后看一眼他的眉眼，记住他的样子，却被那链子一下束住，拉回无常的身边。

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让我跟他完了这个婚！！几个时辰而已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！！」

他强行拉着我离开人间，掐着我的脖子，盯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说，「你休想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跟别人成亲，你休想！！」

五、

「那我成亲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不就完了？！」

「你给我闭嘴！」

若不是灵体，我估计这会就能听见他崩碎一口千年老牙的声音。

「无常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放下？」

「我要你痛不欲生，要你体会我当时千倍万倍的疼！」

他的样子实在太骇人，雾气都翻滚成了黑红色，原本一张俊俏的脸，隐隐长出了狰狞的獠牙。

我不敢再惹他，只好被他拴住，跟在他的身后。

两相沉默，我看他恢复了平静。

「无常，我们那时，成亲了吗？」

他脚步一滞，「没有。」

「我们为什么没有成亲啊？」

「我是修仙之人。」

修仙者，需六根清净，体会世间无形大道，岂能被儿女情长绊住脚。

而小狐狸那一世，若成功渡劫，他飞仙之时，怕也就是两人恩断义绝之日。

我自嘲地笑了笑，爱了百年，他却能轻易地舍掉你，而你若害了他，他千百年也不会放过你。

他察觉到我的笑声，「你笑什么？」

「所以这就是我即便轮回百世也不得成亲生的原因吗？」

他没回答，许是觉得被猜中了心思觉得难堪，许是内心复杂连自己也理不清。

「若我偏要成亲呢？」

「哼，那你便试一试。」

「我是欠了你，所以你让我受这轮回之苦，我也毫无怨言，但你没有权利让我打几千年的光棍。你不爱我，还不许别人爱我了？我就要成亲！」

他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那张本应该人畜无害的脸上，显露出冤魂恶鬼的阴毒。他扬起手，在空中握拳，那条铁链，便一节一节地收紧，深深地勒紧我的灵魂里，如刀削骨肉般地疼。

这千年来，我虽然没什么长进，但还是渐渐磨练出一副坚韧心性，这点骨气还是要的。

我的灵魂开始剧烈的抽搐，抖动，却不想开口求他，我看着他，眼神尽量保持平静。

就在我觉得我快要魂飞魄散的时候，阎王显身，一根手指轻轻抬起那根铁链，像抬起一根羽毛。

我得以喘息，裂开的灵魂，丝丝缕缕地愈合。

「阎王，你说过你不插手的，这一而再再而三地食言，并不像您的作风。」

阎王还是一如既往的风骚样子，抖着裸肩，来到我身边，轻触了我一下，我的整个灵魂瞬间有股重生之感，舒爽畅快。

「我答应你的，绝不食言。但除此之外的，你还不配来过问。我刚才若不出手，她的灵魂就彻底地粉碎消散了，我只答应你掌管她的轮回，我没答应你可以让她魂飞魄散吧？」

他不知道从哪随手扯出一把太师椅，松松垮垮地躺上去，「阴差私自无故打散收压的魂魄，你可知道，按咱们地府的规矩，该当何罪啊？她的命，你捏着。你别忘了，你的魂，在我手里。」

虽然身处地府，但阎王身上毫无鬼气，反而有一股神性和柔和的人性。魂魄靠近他的时候，甚至能感觉到一股暖洋洋地被滋养的感觉。

我从没见过他生气的样子，他的波动连接着天地规则，他震怒的时候，整个地府与之同频，尤其是灵体会感受到一股极强的震动。

无常还是服了软，单膝跪下来，「属下不敢。」

等他起身的时候，阎王就又消失了。

他恨恨地看了我一眼，没有再套锁链。

六、

又是一世。

这一日，我在家跟着娘在学女红时，一红衣美男逆光而来。

发飘逸，衫轻扬，雌雄莫辨，仙风道骨。

我本以为我娘的雌性激素已经被我爹那张沧桑的老脸磨灭时，竟然看到她的面颊底下透出丝丝的红晕。

「娘，我也看得出他很帅，但是你能不能掐自己的大腿，别掐我的。」

男子拂袖而来，轻飘飘地靠近，落在我娘眼前。

「这位阿姨，我能不能带走你女儿？」

我娘方才如梦初醒，「奥，奥，你说什么？」

「我得把你女儿带走。」

我娘一下站起身，把我护在身后，「我们家虽然不是什么高门大户，但是，你以为你长得帅，看着有钱，又有点武功，身材也不错，发质好像也不错，哎？怎么细看皮肤也不错呢？你这一个大小伙子怎么保养的，真是奇了怪了？」

「娘！！！！」

「你以为你就能随随便便带走我女儿吗？那不能够！！不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，我不会让我女儿嫁给你的！」

男子捏了捏头发，抬眼环顾了一下我家，「五百两，够吗？」

我分明看见我娘激动的连头皮都抖了抖，但还是故作镇定，「五百两你以为很多吗？我们老两口把她养的如花似玉知书达理得，是钱就能买走的吗！？」

「五百两，黄金。」

「来，容儿，叫相公，明儿生了娃带回来给娘看看。」

我娘一把把我从身后扯出来，推给他。我一下没站稳，趔趄了一下，他抬手扶住我，就半靠在他的臂弯里。

我得以细细地看了他的眉眼，男身女相，眉眼细长且媚，但脸型端正，温吞的唇，笔直的鼻，单看各有各的风格，但组合起来的这张脸却看起来意外的和谐和舒适，温柔又英气，阴郁却又刚直，见之如见众生。

「我们家不是卖女儿的！」

爹闻讯而来，我急忙站起身到一旁。

「我也不是为了娶她，你女儿命犯孤煞，这一世若不修行，只怕是会害的家人惨死，自己也会永世再不得超生。」

「你说是便是？」

他闻言，双脚离地，腾空而起，周身突然散发出神光，端庄有若神佛。盘膝凌空而坐，抬手射出两道光，没入我爹娘的额头中。

还没等我喊他在干嘛时，爹娘周身抖了一下，好似大梦初醒般回过神，一脸复杂地看着我。

「这位仙人，您给我们看的，就是小女此生的命数吗？」

「是，若我不带走她，那你们看的就是她的命数。」

「那你把她带走吧，容儿，走吧，跟着师傅好生修行。」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家，跟着这位不知道从哪来的什么人。

「小狐狸，你可还记得我？」

离开家，他就一改大师风范，背着手围着我转。

「大师，我实在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」

「啊，你果然没有恢复记忆。」

「恢复什么记忆？」

我被他说的云里雾里，看着他一副不怀好意的样子，我开始怀疑，他是不是个什么人贩子之类的，想把我卖去山沟里给人掏大粪做苦力。

「容儿，其实我是来赎罪的。」

我被他说的一愣，「赎罪？」

说完他用手敷上我的额头，随之我的脑海里涌进了一大段记忆，我是如何破坏了他的修仙路，随后被他投入轮回里，世世坎坷，直到这一世。

虽然我能感觉到那些记忆好像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，但因为我这一世是以云容的身份长大，所以看着那些记忆，走马观花，始终隔着一层，像是在看别人的人生。

但记忆里，我能感觉到，我是很爱这个男人的。

「容儿，虽然你阻碍了我的升仙路，我也一时被冲昏了头脑，才会如此折磨于你，这一世，作为弥补，我会好生待你，保护你。」

他拉着我的手，说的情真意切，我看着他，跟刚才那段记忆里的脸，慢慢重合。

我们两个站在野外，握住彼此的手，深情对望，然后我终于问出了那个我沉吟了千回百转的问题，「所以，你叫什么？」

「呃，严忘。」

「你这名字，倒是怪别致的。」

为了找个落脚的地方，我们俩找了客栈，严忘又是嫌地方破，又是嫌地方偏，甚至还嫌弃人家掌柜的长得不好看，最后挑了个方圆十里最贵的客栈入住。

我本来还有些感动，没想到我的心上人，对我是如此的用心。结果结账的时候，他用那双含情脉脉的眼，看着我，「银子是什么俗物？」

定了三天的客栈，掏空了我娘临行前给我的全部盘缠。

「忘儿啊，我觉得既然咱们俩的恩怨已经勾销了，我也不记恨你，这样吧，这三天住完，咱俩就各奔东西。」

「容儿，那怎么能行，我才刚找到你，还没偿清我心里的债。」

「我求求你了，你要是真想报恩，你就死远点，你再这么住下去，咱俩就得出去要饭！」

「我怎么会离开你呢？我说好要照顾你一辈子的，就算是要饭，我也会，看着你要的。」

「？？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要？」

「哎呀，容儿你看今天天气真好。」

「我问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要？」

「啊哈哈，容儿你摸摸这风，真凉啊。」

「我问你……」

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他掩住了口，「容儿，我娶你为妻吧？」

七、

「？？？你拿什么娶？？拿你的这么厚的脸皮吗？」

面对我如此极端的指责，严忘他倒是神色坦荡。

「容儿，我没想到你对我的爱，竟然这样脆弱，你竟是一个如此贪恋钱财之人吗？」

说完故作一副凄切的样子，拂袖背手走到窗边去叹气。

「原本也不是的，但自从你把我骗出来，又花光了我的钱以后。我突然觉得，爱情，是这样的虚浮。」

「此话怎讲？」

「因为我终于明白，爱情是不能顶饭吃的。要不是你个杀千刀的把我骗出来，我至于饿的吃不上饭吗！！！」

「害呀，娘子，那是为夫在人间全部的积蓄了。我们这一行，也是不能随随便便变出来银子花的。」

「？？？你们这一行？？你是哪行？？」

他话音刚落，房门突然悠悠地打开，一股阴气袭来。

我感觉到一股十分熟悉的波动，却想不起是谁，定睛一看，来人是先前引路的店小二。只是那小二一改先前的热情洋溢，反而看着鬼气森森，阴恻恻地冷笑道。

「谁允许你嫁人了？」

我下意识地往严忘身后躲，只觉得这个人看起来有些可怕，却又有一丝奇妙的熟悉感，只是怎么也想不起来是谁。

严忘倒是淡定的很，伸手把我拉过去，护在身后。

那人的表情愈发的扭曲起来，盯着严忘，步步紧逼，「你是谁？」

严忘不退反进，也向前迈了一步，抬眼看回去，「你不知道我是谁，我却知道你是谁，无常，你私附生人，就不怕上头怪罪吗？」

他拉着我，我们站立的地方是暖洋洋的一片，可周遭却结了寒霜。

「你知道的倒挺多，你到底是谁？」

「你不用管我是谁，容儿是要嫁给我的，谁也阻拦不得。」

他回头看我一眼，笑得一脸和煦，好像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好像他眼里只看得到我。

只是他此举好像更激怒了那个小二，小二一张脸渐渐长出狰狞的獠牙，「你把手给我放开！我不让她嫁，就谁也别想娶她！」

不知为何，我看着他的样子，却越来越觉得熟悉，甚至一听见他说不许我嫁人时，我竟然还涌起了一股强烈的逆反心理。

「相公，这个人是谁啊？我觉得他好像有病。」

我挽上严忘的手臂，声音不大不小，足够让大家都听得清。

「你们成亲了？不可能，她这一世明明是孤煞的命格，无父无母无兄无妹更没有姻缘子女。你改了她的命格？！」

严忘眉头一皱，暗自思忖，没有言语。

「什么命格不命格的，这是我相公，我们刚成的亲，还打算生它八个娃。我成不成亲跟你有什么相干？」

小二却好像没听见一样，闭了眼，再睁开时瞪着严忘，「你改了她命格是不是？我为什么看不见她的命格了！你做了什么！你到底是谁！」

小二面色可怖，冲过来想对严忘下手，严忘结印出掌，将它定在原地。「你不离开他的身体，是打不过我的。我谁也不是，我没有动过容儿的命格，我是她夫君，我不会辜负她，不像你。」

那小二神色仿佛凝固一般，收起了獠牙和黑雾，在那小二的脸庞之上，又凝起了如同面具般的一张面孔，一张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熟悉的脸。

「你当真想不起来我是谁了吗？」

就当我感觉我快要感觉到什么的时候，严忘一下挡在我面前，遮住了我的眼睛，「容儿，不要看，鬼怪一向蛊惑人心，他要害你。」

那小二又一次暴怒起来，挣开严忘的印，化作一股黑雾袭来，「果然是你在从中作梗！」

严忘把我护在怀里，生生接了一计。

我感觉到他闷哼一声，抬头一看，嘴角溢出血迹。我看他的样子，一下慌了神，去拿手绢手忙脚乱地给他擦血，他却越来越虚弱，身子骨支撑不住的往下倒。

「严忘，你没事吧，你别吓我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啊，你怎么不躲开呢！」

他靠在我肩上，有气无力，「容儿，你别哭，我没事，死不了。」

一边说话，嘴角还一边往外渗血。

「你别说话了，我去叫大夫，你再坚持一会。掌柜的！！快来人啊！！」

「你别怕，容儿，别怕，我说我会保护你一辈子的。那你到底，愿不愿意嫁给我？」

我看着那血流到他的衣服上，融入原本的一片红中。「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当初陪了你百年，又何差这一世。」

那黑雾又变回小二的样子，只是一下虚弱了很多，也摊在一旁。听见我们俩的对话，目眦欲裂，「你骗她？可你能骗她几时？！」

说完扬手打出一道光一样的东西朝我而来。严忘抬手打散了那道光，小二再一次暴虐，倾身而来。

掌柜的推门而入，想问问客官有什么急事，便看着小二张牙舞爪地朝严忘扑过去，被严忘一道金印束缚住，一股黑雾从天灵上涌出，一下消失不见了。

老板瘫在地上惊惧不已，小二则一脸茫然浑身疲惫地站在那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

严忘告诉他们刚才小二被恶鬼附了身，现在已经把那鬼赶跑了。老板爬起来千恩万谢，扯着小二一溜烟地跑下楼。

「那人就这么走了？」，我还以为又是一场恶战，没想到草草收场了。

「他们是不能随便在人间出现的，除非是执行公务。执行公务也是限时的，他这会也该回去了。」

「所以你根本就是故意骗我，好让我嫁给你的了？！」

他又一下倒下去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「娘子，我好疼。」

♡—————

作者的碎碎念：跟女主结婚要娶她的人，是严忘啊，不是无常，不是无常，不是无常啊。严忘严忘，念两遍就知道他是谁拉

—————♡—————

八、

严忘就是阎王，他给我的记忆是加工过的，他换了无常在我心里中的位置。

当然这些，都是很久以后，我才知道的。

掌柜的为了感谢严忘的驱鬼之恩，后来又拉着小二登门道谢，还送了些银两，包了一个月的食宿。

我们两个身无分文的穷人，得以在客栈里又住了些时日。

我睡床，他就铺着被褥睡在地上。

「娘子，我觉得地有点硬。」

「别觉得。」

「娘子，我心口疼。」

说完背过身去，捂着心口缩起来，做出一副可怜样。他就是算准了我心软，最吃他这一套。

「好了好了，那你上来睡。」

话还没说完，这个不要脸的已经带着被子窝上来了。

床不算大，我侧身躺着，他面向我，两向对望，甚至感觉的到他呼出的鼻息。我只觉得尴尬，抱着被子想转到另一边，却被他拉住胳膊。

「你别动，让我看看你。」

灯火昏暗，屋里一片静谧，我把脸埋进被子里，红了一片。

「都看了几百年了，有什么好看的。」

他似乎愣了一下，伸手把我脸上的被子拉下去，塞到下巴下头，把我的脸露出来，仔细端详。

我不敢直视他，只盯着他的唇，看起来就很软，形状也好看。越看越觉得脸热的发烫，把他推开，「睡觉睡觉。」

他笑起来，眼睛弯弯的，自言自语地说，「你是我的娘子，娘子。」

也不知怎么越说越开心，两个字念出来甜的发齁。我实在是听不下去，伸手掩住他的口，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是我相公，赶紧睡觉。」

手想收回来，被他抓住。他的手干燥温暖，覆在我手上，莫名的觉得心里静了下来。我困得睁不开眼睛，就沉沉地睡过去了。

第二天一早被一阵猛烈的敲门声吵醒，睁开眼严忘已经起床坐在窗边喝茶了。闻声起身去开门，示意我接着睡。

我也睡不着，就起身坐在床边。

原是个掌柜的带着一个老妇人跪拜在门口，那老夫人开口悲切，「听闻公子有大神通，能驱鬼除邪，恳请公子去我们府上

一趟给我们排忧解难，只要您肯去，哪怕倾尽所有也在所不惜！」

「倒也不用太多，娘子，成亲需要多少钱？」「呃，几十两？」

就这样，为了钱财，我们两个便跟着那老妇人去一探究竟。

看起来是个挺阔气的宅子，大门上挂着李府的匾额，里头张灯结彩像是在办喜事的样子。

只是宅子里却空无一人，显得格外寂寥。

宅子里笼罩一股诡异阴森的氛围，大红的装饰反而看起来更让人害怕。

老妇人一路引我们到了正房门前，那正房看起来像是婚房，大红的灯笼挂在屋檐下，窗沿上还压着红纸，只是风吹日晒的有些褪色了。

一行三人站在门口，老妇人满面愁容地看向那屋子深处，「本来上个月初八，是我们家老爷大喜的日子。我们老爷是个二婚，上一任的娘子也是明媒正娶八抬大轿迎进来的大户人家的小姐。也是一对琴瑟和鸣的人间眷侣，怎奈何大娘子突染重疾，婚后三年，就撒手人寰了。」

她压低了声音，眼神盯着房门，十分戒备。「老爷本没想这么快的续弦，毕竟大娘子才走了半年，为了这还跟老夫人吵了一架，老夫人因此病了一场，身子骨大不如前。老爷这才起了续

弦的心思，想圆了老夫人的愿，好让她老人家多活几年，也能抱个孙子。那赵府有千金，下嫁给一个穷书生，不到一年，前些日子就成了寡妇。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怎么认识的，可能是因为同病相怜，就定下了这婚事。」

「两家府上都很满意，家世相当，遭遇也相似，两人岁数也相仿，都说是天定的姻缘，这回一定能过上好日子。没想到成亲当日，就出了岔子。拜天地的时候，老爷突然有如被上身了一般，自扇耳光，念念有词。说什么，薄情寡义的畜生，我才死了没几日你就另娶他人，还用头在柱子上撞。好不容易把他控制住，那赵府千金也发了疯，端起桌子上的茶到处泼，说自己不守妇道，不守名节。」

老妇人说到这，唉声叹气，急地拿手擦泪，「从那日后，两个人就快快的，时好时坏，府里的人都说闹鬼了，都躲回家了，只剩我这个老婆子，老爷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一辈子也没有一个坏心眼，怎么就摊上这样的事呢。」

我见她哭地伤心，便好生安抚她，「婆婆你先别伤心，让我相公先看一看，没准能帮到你们。」

严忘叫她去外面守着，不要放人进来，也不要偷看。

婆婆又千恩万谢了一番，把房门打开，「他们就在房间里，到了晚上才发病，你们进去也小心些。」

他走在前面，我跟在后面，却被他拦住，「被鬼附身的生人，性情大变，伤不到我，但是会伤到你，你还是别进去了。」

「我没准能帮上你呢，而且离开你我自己在外面才更可怕。」

他听完没再反驳，拉起我的手，「那你一定要躲在我身后，听我的话。」

房间很大，一路往里走，明明外面阳光很好，里面却越走越黑，甚至感觉到有些凉。床上拉着红纱，隐隐有两个人影，正当我屏息凝神地时候，突然有一道人影弹坐起来，直愣愣地把头转向我们。

我顿时汗毛竖起，上半身猛地一紧，回头就想跑，以一个百米冲刺地速度，在黑暗中一头撞上了玄关的书架。

那床上坐着的人影竟然咯咯咯地笑起来，像一只中了毒的山鸡。

严忘皱着眉头把我拎回来，用手揉我的头，「笨死你算了，跑什么，有我在，谁也伤不到你。」

打了个响指，房间里突然就明亮了。那人站起身来，拨开红纱，这应该是那个老爷。眼窝深陷，眼眶发黑，嘴唇乌青，眼睛里布满了红色的血丝，「你是谁？」

「我是谁你不用管，你为什么不入轮回？」「我如不入轮回与你何干！」

明明是男人的样貌，却发出了女人的声音，遥想对峙，那人暴起想扑过来，却被严忘一手定住。

「说，为什么不入轮回，不说今日就魂飞魄散，再也别想投胎了。」那人突然撅嘴叉腰，气鼓鼓地坐在一边，「我就是惦记他会不会伤心过度，想看看他过的好不好，谁知道他这么快就移情别恋娶了那个女人。」

「那你还打算闹到几时？」

「那王兄不是也没走吗。」

我跟严忘齐齐发问，「王兄？哪个王兄？」

女鬼附身的老爷回身指了指床上躺着的那位意识不清的赵府千金，同为女人，我竟然从她那满是胡渣的前夫的脸上，察觉到了暗暗地羞怯，难不成？

「李夫人，既然这李老爷也另寻新欢了，你也不用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了，何况你们还人鬼殊途，不如你瞧这王兄怎么样？」

我看见那女鬼，顿时眉开眼笑，胡渣子美的像月季，心想这事八成是成了。

我叫严忘把那王兄叫出来，让李夫人先回避一下，他却说那王兄并不在这。

「那他去哪了？你把他请过来，我有法子。」「我试试能不能感应到，他应该就在附近。」

（大家的意见我都有——的看，女主不会一直是混沌软弱的样子，谁说救赎不是被救赎呢。）

九、

他闭了眼，分出神识去探查。

那女鬼就坐在那看着我，越看我越觉得心里毛毛的。靠近严忘一点，心里就踏实一点，说也奇怪，他这个人的身上，有一种一靠近就心安的魔力。

先是去扯严忘的手，然后靠着他手臂，最后干脆整个人趴在他身上。

不出多时，他神识归位，那床上的赵小姐，也悠悠地起身。

两个鬼并肩坐起，我恨不得把腿都盘在严忘身上。

「娘子，大庭广众的，还有人，啊，有鬼看着呢。」

我略显羞愧，但是纹丝未动。

他叹了口气，把我拔下来，让我背对着那两人，反手搂在胸前，下巴放在我头上。

「严忘，我什么都看不见了。」

「你不是害怕？」

「是啊，那我，还想看看。」

他又把我转了个身，面对着他们。

「请两位，适可而止吧。」

造了什么孽，死了以后还要看别人秀恩爱。

那王兄实在看不下去，嘶哑着开口。

我缩起来，只露出一双眼睛。

「李夫人暂且回避一下，让我们跟王兄说几句话。」

那李夫人一副了然的样子，从李老爷的身体里抽身而去。

「王公子，你阳寿已尽，而赵小姐还年华正茂，你又何必苦苦执着。」

「是吗，可我分明看见姑娘你身上缠着的一条条转世因果，你又在不甘心些什么呢？」

「我又不是自愿的，我要是能选早就投胎了。」

说完抬头瞪了严忘一眼，「还不都怪他，是我欠了他的。」

「哦？可这因果却并没有指向这位公子呢。这世上哪有什么欠与不欠呢，前世的因修今世的果，是你也一直没有放过自己罢了。」

「没看出来，你虽是孤魂野鬼，懂得倒不少。」

严忘不知怎地，有点不高兴。

「我死后藏身于破庙，在菩萨那感悟了一些罢了。」

「那你既参悟了因果，又为何执着？」

「因为看到会有今日，也看到了我与那李夫人的前世因，和我娘子的前世因，我不过是在完成这宿命。我也看到，今日这宿命，就要了断了，会有人来带我走。」

他话音刚落，房间里突然涌动出一团黑雾，一个男人从黑雾里走出。

「你算的倒是准，那就跟我走吧。」

他话是对着王公子说的，眼神却落在我跟严忘身上，射出的寒意好像凝结成实体的冰刀一般，让我遍体生寒。

突然李夫人的魂魄从屋外闯进来，拦在王兄的身前。

「我有几句话，想同王兄讲。」

无常从身体里，一节一节，抽出那条玄铁链。

「黄泉路上讲吧，我没那么多耐心。」

说完那链条猛地伸出，将李夫人的魂魄击穿，拽倒在地。

「自己送上门来的，真是方便。」

李夫人回头还想对王公子说些什么，却疼的抽搐，发不出声音。

无常低头摩挲着链子，「王公子，自己跟上来吧，我就不动手了，上头叫我照顾照顾你呢，也不知道你有什么能耐。」

王公子的魂魄从赵小姐的身体里抽出来，不知为何，他的魂魄跟李夫人的不太一样，竟隐隐闪些金光。

他去到李夫人身边，蹲下来，用很温柔的眼神看着她。

「我们俩前世的因，不在这一世还，在下一世。你别怕，我们很快会再遇到的。」

说完回头看了床上的赵小姐一眼，有些不舍，但更多的是超脱，「我欠你的，这一世都还了。」

无常一直盯着他，「你参透了因果？」

王公子笑了笑，「如您所见，略悟一二。」

无常那张脸，第一次有了惊讶的表情。严忘也颇有感慨地说，「有些人修炼千年也不一定能摸倒门路，你以孤魂之身短短数年就能参悟因果，实属难得。」

王公子笑了笑，分别看了看我，严忘和无常，「可我却看不破你们身上的局。」

说完看向无常，「你曾是这局的局眼，可如今却不再是了。这一世，会跟以往的每一世，都不同。」

他抬头看了看天，又笑了笑，「这变数，原也是定数。姑娘，切切要守住本性。」

「少废话！」

无常又不知怎么暴怒起来，扬手将两人收进一扇门里，他却没走。

严忘把我的头转回去，掩住我的耳朵，「娘子，我怕场面血腥吓到你，你躲一下。」

他说完我就什么也听不到，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好像一下昏迷过去一般。

（作者碎碎念：因为是女主视角的文，所以其他的人物的内心不太好展开，本来想放在番外的人物小传里，但是为了大家更顺畅的阅读，下一章大家的疑惑，会解开一部分。比如阎王为什么突然转变要娶小狐狸。♡啾咪）

十、

两人相对而立。

「即便你留了真身在地府，又施了掩盖气息容貌的术法，我也知道，你是阎王，对吧？」

无常以为他不会那么轻易暴露，没想到严忘面色不改，云淡风轻，「对」

无常本还准备了其他的话术想诈出他的真话，没想到刚发力就结束了，好像刚起跑就到了终点的感觉，反而显得比阎王更慌乱。

「我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插手我跟她的事？」

「如果我说是因为好奇，你相信吗？」

「好奇？你是阎王，你是天地间规则的化身，你说你因为好奇？你觉得我会相信吗？」

阎王低下头笑了笑，「这就叫冥冥中自有定数吧，我沾染了人的气息，就入了人的因果。」

「当我没有沾染人气时，我按照铁律运行，是非功过爱恨嗔痴都不在我考虑的范围里。可当我化为人形时，我竟然把情绪带到因果中，无视天地大道。因我一念之差，竟然造就小狐狸千年劫难。我作为执法者，愧对天地，所以我想修正。这是其一。」

「千年前，我看了你跟小狐狸的记忆。因为沾染了人的喜怒哀乐，所以我替你鸣不平，亲手把小狐狸送进你主宰的轮回里。而现在，看着她世世不得善终，我开始自食恶果，我体会到后悔，和心疼，这是其二。」

「七情六欲里，我现在萌发了贪欲和嫉妒之心。我嫉妒小狐狸对你的那份情意，我也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和情意。久了我就产生了贪欲，我希望这世间，也能有这样一份情，是为我，这是其三。」

无常越听越气愤，「你这样出尔反尔，肆意妄为，真不怕天界找你的麻烦吗！」

阎王收敛了笑容，视线抛向窗外，整个人又透出那股神性。

「你以为上头不知道吗？惩罚已经开始了。」

「什么？！」

无常看着他，感觉带他身边的空间，有些微微地波动。

阎王转过来，眼神里好似空无一物。

「我已经不是阎王了。」

「到底怎么回事？！」

「我把运行规则的那部分灵体，留在了地府，把情绪分在这个分身里来人间。本来两个身体之间是可以互相联系的，我可以同步感应到那边发生的事，也可以随时收回我这个分身。可我现在，已经感应不到那个身体了，也回不去地府了。我只有这一身的规则之力，但我却感受到它在慢慢减弱。我，不再是阎王了。」

无常一下有点没办法接受眼前突然转变的局面，略显迟疑地问道，「那，那你现在是谁呢？地府里的又是谁？」

「我啊，我大概是一个人类吧。我甚至能感受到，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的生机也在以一种微弱不可察的程度消逝。这大概就是，人类的衰老吧。也许有一天，我也会像一个普通的人类一样死去。尘归尘，土归土，消除记忆和痕迹，像一个普通的亡魂一样，轮回转世。然后这部分阎王，就彻底消失了。地府那

个，是真正的阎王，没有七情六欲爱恨嗔痴，真正的规则之主。」

无常张了张嘴，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他看向这个昔日的顶头上司，地府之主，情绪有些复杂。

「也许这才是对的吧，我本就不该是这个世上存在的东西。」

沾染了人气的规则，也许不够称职，但是他在的这万余年，却是地府最有人气的一段日子。一群孤魂野鬼，怨气冲天的地方，说有人气可能有些奇怪。但是他在的时候，就好像有一层无形的纱，温柔的盖住了那些滔天的罪孽。所以无常之间，鬼怪之间，才能开开玩笑，打个招呼。

无常一时之间，有些惋惜。

「所以我现在是严忘，我改不了这一世云容的命数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你也看不到云容的命盘。这一世，咱们各凭本事，各安天命吧。我现在只有云容了，我不会把她，和她的心还给你的。」

无常刚刚惋惜的心情，霎时之间又被煞气冲掉。他是个厉鬼，冲天怨气积累了千年的厉鬼，他的人性，在这千年里，已经被戾气腐蚀的差不多了。

「那谁能把我的封神位还给我！我不会放过她的，你既然不是阎王了，那也别怪我对你不留情面！」

说完化为黑雾，奔涌扑面而来。

严忘他伸手一点，那黑雾顿时四散。

「害，我虽然不是阎王了，但我的规则之力还在啊。我只是说它在消散，又没说它彻底消失了。缺心眼，你怎么可能打得过我。放狠话倒是一套一套的，一千年过去，一点脑子都不长的。」

许是觉得丢人，许是到了回去复命的时间，那黑雾散去再没出现。

（我觉得我这章写的可好了！！快夸我！！！！）

十一、

我虽然昏倒了，但是却意外的陷入了某种空灵的境界里。我不仅想起了前几世，甚至想起了，这一切开始的最初的那一世。

我是狐狸，无常还不是无常。

严忘，还是阎王。第一次见他时，眼神清澈的简直不像存世千万年的神祇，灵的像碎落的星光。

只是好奇怪，回想起这过往的种种，我反而越来越清醒。我全程站在高处，俯视着这过往的一切，像是看着别人的人生。

「娘子？娘子，醒醒。」

我看着严忘，他的面容愈加清晰起来，渐渐跟我第一次见他时的样子重合。他现在比那时，更有人间气，像个街边刚出炉的，热腾腾的小包子。

「严忘，想不想好好看看人间？」

「啊？？？你没事吧？我记得没打的太重啊。」

「你不觉得过去的日子，都很可惜吗？」

严忘的眼神突然警惕起来，「娘子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？」

「你说你要娶我，还做不做数了？」

他一愣，似是没想到我会这么问，「当然作数啊。」

「那我不要盛大的婚礼了，我们旅行结婚吧，我们去吃好吃的，看好看的，玩好玩的。到每一处，你就给我做一幅画。然后挑一个最喜欢的地方拜天地，好不好？」

他笑了笑，「好，娘子说好就好。」

虽然轮回转世加一起也算活了千年，但细细想来，竟没有一世是自由畅快的。每一世从开始就染上了悲惨的底色，不仅早夭而亡，连开心的日子都没有几日。做狐狸的时候本来可以自由自在，因为爱上了无常，满心满眼都是他，湖光山色雨亦空蒙，都不及他喊我的名字。

我跟他，确实也曾有过很美好的一段日子啊。

但也该是往前看的时候了。

床上的两人，悠悠然地醒转过来，先是如行尸走肉般呆愣互相对望，然后突然像明白过来什么似的抱在一起痛哭。

一开始我跟严忘在一旁，看着这对苦命鸳鸯苦尽甘来修成正果了，也忍不住眼里有点发酸，由衷的替他们高兴。本想说几句恭喜祝福的话，但是看着两个人抱着抱着嘴就贴到一起去了，贴贴嘴就算了，怎么还开始扒衣服了呢？

我们俩满腔温情暗自咽下，自觉离开甚至细心地关上房门。

来到回廊下头，假装看风景，我看他几度偷偷看我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「怎么了？」

「这就是爱情吗？」

「大概是吧，咫尺天涯，劫后余生，一刻也不想浪费地珍惜彼此的那种心情。」

「那，娘子？」

「嗯？」

他把我转过去，面对着他。

「那我们要不要，也珍惜一下彼此，我觉得我们刚才也挺惊险的。」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的脸越凑越近，就在真的快碰上的时候把他一下推开。转过身去，捂住胸口，感受到我自己脱缰的心跳。

就在刚才我还以为我超脱顿悟了，怎么，这被冰封折磨了千年的老心脏，还能这么强劲地跳动吗？

好不容易平复心情，竟然看到严忘也在捂着心口，脸红红的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哪有一点阎王的样子。

「娘子，我的心，跳的突然有一点点快。」

还等不及仔细探讨心为什么会跳的快，先前那老妇人热泪盈眶地跑过来跪在地上千恩万谢。

事成以后，我们俩本想直接离开。却被老妇人，和那对倒霉新人苦苦挽留。说是能不能再多住几日，确认确实无事了再走，几个人鼻涕一把泪一把的，我们俩也实在狠不下心肠，就答应再住几日。

李老爷慷慨解囊，给了我们俩好些银两，说是感谢救命之恩。我也不好照单全收，酌情只收了一部分。

空闲起来我就拉着严忘出去逛街，听戏，喝茶，赏花。

「娘子，人间真好啊，怪不得那么多神啊妖的，都喜欢人间。」

「是吧，大部分人都是很好的人，你不要怕，还是好人多的。」

说着说着，我看严忘没跟上来，回头一看。

「严忘！！撒开那个女人的手！！谁让你往怡红楼走的！！还走！！」

十二、

我跟严忘住了几日，想着也该告辞了。结果李府上下一来几日都对我们两口子言辞闪烁，吞吞吐吐。

这一日，终于收拾行囊要离开了。

一走出李府的门，发现外面乌泱泱围了一群人，声泪俱下地喊。

「希望神仙能救救我们镇上的保护神！！！」

回头一看，李老爷和李夫人非常抱歉地笑着。

原来李府闹鬼早就名声在外，众人见这两人恢复如初，便好奇来龙去脉。李府上下，把我跟严忘传的那叫一个神乎其神。甚至于坊间现在流传的最新版本是，有人亲眼看见严忘变成一条龙飞上天，把玉帝请下来，把鬼收走了。

我跟严忘两个人，目瞪口呆，无语凝噎。

我们俩被团团围住，人群一拥而上。那场面，那激情，只有老太太去菜场抢免费鸡蛋时可以媲美。

「严忘，要不你现在变成龙，把我带走吧。」

「啊？？！娘子你说啥？？你大声！！！」

我回头一看，三个大姐两个大爷，薅着他的衣领子对着他耳朵喊，「神仙啊！！！救命啊！！！」

他一边努力的提着自己的裤子以防被底下抱大腿的人扯掉，一边把扑上去的大姐们往外推，「大姐，帮帮忙，我娘子不让我跟女人有亲近接触的，我求你了，你离我远点，我娘子看着呢，她还没瞎呢。」

在严忘被扒光以前，李府终于良心发现，派家丁维持了一下秩序。看得出，他们也不容易，人手不够，甚至后厨正在烙火烧得阿姨都拿着擀面杖出来凑数。

原来隔壁有个镇子，叫春水镇，镇上有座山，没有名字，但是留下了一座山神庙。

那庙宇年久失修，渐渐也没有人去供奉了。

十几年前，恰逢大旱，镇上的人走投无路。病急乱投医之下，就有人去山神庙拜了拜。没想到，当天夜里就下了一场小雨。

说来也神，那雨就下在那个小镇里，出了镇，半步都没下。

虽然隔了几天以后，就迎来大范围的降雨，解了这大旱的危机，但是那山神庙在春水镇重新有了人气。

村民们自发去供奉，打扫，将近十年，这春水镇也就真的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

可也就是前几日，下了一场大雨，打了一夜的雷，那山神庙前甚至劈死了一个人，庙也被雷劈中起了场火，烧成废墟了。

从那以后，那山神庙方圆几里内，都靠近不得，夜夜听见有狼吼和女人的哭声，村民人心惶惶。既担心山神，也担心自己。

没办法，看着全村的男女老少一脸殷切，严忘实难推拒，只能再走一遭。

山神庙旁边，原本因为近几年人丁兴旺，盖了几间客房。现在也没人住了，就都荒着，严忘扯了个谎，叫大家近几日都不要靠近，等事情解决了再下山告诉大家。

我跟严忘，就住进了这破庙附近的客房里。

环境还算清幽，打了盆水，打扫了一遍，还可以住人，只有些浮灰。

「所以严忘，你就在那发呆也不过来帮我打扫是不是？」

「娘子，我站在院子里，是在观察，这庙里的东西，有些不寻常。」

他一袭白衣，站在山清水秀里，整个院子就干净的出尘。

「那好吧，原谅你了，打扫完了，吃饭吧。」

「来了来了。」

我看他转身就往屋子里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，「吃烧鸡了吃烧鸡了。」

出尘个屁，分明就是不想做家务。

「你这食欲倒是越来越好了，以前不见得你这么能吃呢。」

「以前不知道饿，现在知道了。」

到了夜晚，山里格外的安静，连个虫鸣鸟叫都没有，我愈发觉得害怕。

客房为了多接待人，是一整排的大通铺，我把他的床铺铺在离我有半人远的另一边。

「严忘，你睡了吗？」

悄悄地喊了他几遍，他都听不到，竟然还有轻轻地鼾声。

我感觉他以前没有这么早睡的啊，总是我睡着以后还胡说八道找我聊天，气的我起来捶他。

一阵冷风来，窗棂吱吱呀呀的响，我更是怕的动也不敢动，在被子蒙在头上，默默地缩起来。

严忘悠悠然地睁开眼睛，瞟了一眼窗外，「我今天困得很，你要是识相，今天就给我滚远点。」

我蒙着头，什么也听不清，只感觉手脚冰凉，祈祷自己赶紧睡着。

严忘把自己的被子都拽过来，小声喊我。我把脑袋伸出来，看他已经枕上了我的枕头。

他让我枕在他的胳膊上，隔着被子把我搂在怀里，「没事，她今天不会再来了，一只小狼而已。」

十三、

我想着山里有个野兽也正常，便询问那只小狼的情况。

「啊，千年狼妖。」

那叫一只小狼？？？！

这不好比你管八十岁老头叫棒小伙一样离谱吗。

「严忘，咱们走吧，我还多活几年。」

「怕什么，都死了。」

我刚松了一口气。

「不过她的魂魄，余威仍在，只是困在这不愿意离去而已。」

行，算了，爱咋咋地吧。

吃过饭我们便去那破庙，那庙已经看不出原貌了。木质结构的框架，被雷劈中以后又燃了大火。只剩孤零零的几根柱子伫立，剩下都黑乎乎的混着山雨糊在地上。院子里停着一口朱红的棺材，前几天小雨冲刷，反而干净光亮。

青山，灰烬，棺材。

泥土味、烧焦味、香灰味，混合着一股巨大的悲伤和不甘夹杂在风里，席卷而来。

我看着那棺材，伸手刚触到的一瞬间，严忘一把将我扯回来护在怀里。

那棺材发出一声雄厚沉闷的野兽的怒吼，一头狼的虚影扑面而至。

「不要乱动！！再这样莽撞，以后再也不接这些差事了！」

我第一次见他发火，也自觉心虚。扯了扯他的衣角，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敢啦，我就是莫名觉得有点熟悉。」

尤其看了那狼的虚影，那感觉更强烈了。

那是一头银狼，身形壮硕，幽蓝的眸。

严忘把我护在身后，对着棺材，「银狼，我不想直接打散你，咱们聊聊。」

那棺材里又恢复沉寂。

严忘叹了口气，伸手朝那棺材打出一道金光。棺材从底部开始缓缓的亮起来，里面响起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，有女人的尖叫声。

严忘手一挥，那光就又暗了下去，「怎么，还不肯跟我谈？」

不多时，那棺材启开一条缝隙，一股蓝烟涌出，化作一个女人。

一个极英气的女子，蓝眸蓝衣。

「公子大神通，破了我的结界，又破了我的结界和幻境。」

她回首看了看那棺材，低头笑了起来，先是温柔浅笑，然后逐渐癫狂起来，仰天长笑，笑着笑着又流下泪来，嘶吼到，「今天，你若是毁了我的幻境，我拼个灰飞烟灭也要你偿命！！」

转眼间，那女子又化为银狼，这一次不再是虚影。那狼将近一人高，两米长，连毛发都根根分明，映着日光，锋利如刀芒。垂着尾，低下头，压低身形，左右踱步寻找时机，一双眼沉吟计算着。她是千年的狼妖，即便死了，这股气和形也不会轻易溃散。她要动真格的了。

那狼动起来，带着千钧之势，直奔严忘而去。

他拉着我，不能放手施展，只能先躲闪。

就这一瞬间，它改换了路线，它从开始的目标，就是我，呼吸间就已经只有咫尺的距离。

我脑子都还没开始转，眼前黑雾一闪，吸进去的气，等到吐出来的时候，就已经离开站定的位置到了院子的另一边了。

「还以为能借你个便宜，等你降伏它了，我再来索魂，没想到你也不怎么样嘛严忘。」

那灰狼已经被严忘束缚在地，动弹不得。

「要适应人的体质，感应力有点大不如前。但是收拾你和她，还是弹指间的事。我娘子，就不劳你费心了。」

严忘在那边招手，「娘子！！过来，离他远点。」

我看着他一边招手一边朝这边走，就一路小跑地去跟他汇合。严忘抓过我的手，转来转去地看，「没事吧，有没有受伤，都怪他多管闲事，我不会让你受伤的。」

无常在那边气地又开始喊，「你还有人性吗！！我救了你哎！你连剩谢谢都不会说吗！」

曾经只围着你转了千年的小狐狸，有一天抛下你，奔向别人的时候，会是什么滋味呢？

大概是嫉妒吧，嫉妒的发狂。

地上的银狼，又恢复成女人的样子。无常现身以后，她便盯着他，转头又看向我，试探地喊出，「阿缘？？」

阿缘这两个字，触动了在场四个人的回忆。

阿缘是我做狐狸时的名字，无常给我起的名字。他说万物有灵，相逢是缘。那么多狐狸里，只有我先天有些灵智。被抓进饭馆里，跟别的动物一起关进笼子里等着扒皮，偏巧他路过，发现我有几分灵性，就把我救下来。

所以我叫阿缘，跟他有缘份的缘。

从那以后我就跟在他身边，日日夜夜，年复一年。

他是个没什么慧根的人，修了几十年也不过是个入门，只能维持个容颜不改罢了。

他又没有钱，自己吃饭都成问题，还得养我。

所以我们俩时常去闹市卖艺，由我来表演打滚钻洞钻火圈，他则借助那一点点的修为和障眼法，表演胸口碎大石和口吞宝剑。结束以后能吃顿好的，他打一葫芦好酒，给我点一只烧鸡。

有一次钻火圈的时候，我把尾巴毛烧着了，围观的人都哈哈大笑，给了好多钱，只有他抱着我哭。满大街的找医馆，给我买药，甚至开了间客房，供我疗伤。那次赚的钱，都变成每天三只烧鸡给我吃，他一口也没吃。

从那以后，他也再没叫我钻过火圈。

我们俩的生活也越来越差，住过破庙，住过废旧的货船，甚至荒山野岭都住过。白天买不起饭菜，我就去抓兔子抓鱼，他去找水采果子寻住处。这样的日子，一过就是好多年。

可能因为我本来就是只狐狸，所以我也不觉得苦，因为他一直都陪着我，只要有他在，就不算苦。

大概因为心无杂念，那段时间，我们两个相辅相成，修为都精进的很快。他渐渐能变成个被褥，狗窝，衣裳，最后是帐篷，房子。

体内真气渐盛，冬天漫天飞雪，单衣也不会觉得冷，即便被大雨淋湿也能迅速蒸腾，穿上干衣服。

有一年，又是大雪纷飞，我们俩为了修炼，依旧住在山里。

深山里，黑的只能看见窗外的雪。他在屋里燃起柴火，烤了一只兔子，喝的有些醉了。

他看着我，眸光闪动，脸红红的，「阿缘，我终于能在天寒地冻的时候，给你一间房子，和一团火了。终于不用怕，也不用躲，不挨饿，也不受冻。阿缘，要不然不要修仙了，这样的日子也挺好。阿缘，我以前觉得很孤独，从来没有人陪我。阿缘，我还是要修仙，不然我怕我活不过你。阿缘，一直陪着我吧。阿缘，阿缘，阿缘。」

【作者碎碎念：如果不是真的爱过，怎么能坚持着恨你这么久。可是你并不知道我的心意，连我自己也不清楚。千年前不懂，千年后也不懂。】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